

LIN YUNHUA

失而复得



林奕华

导演

Director

戏剧、写作、电影

某年生日，好友送我一句祝福：失而复得。好不凑巧，他给我的礼物，后来也真的被大意的我掉失，却又有好心人捡到送回来，应验了那一句“失而复得”。

我看法国导演侯麦的《冬天的故事》，总会想起这一段。纵然，那位朋友已经不怎么见面，又，第一次看《冬天的故事》的1992年距今也二十八年了。但想想二十八年有过许多经历的我，不可能不明白，人生的“失”都只是表象，若把它的意义看深一层，没有一件不是“得”。

今晚重看《冬天的故事》，确实比1992年时感触更深。在莎士比亚的同名原剧中，被嫉妒心重的皇帝冤死的皇后，由一尊石像复活成真。电影则是有法国女孩在海边与陌生男孩度过夏天，回到巴黎彼此失去联络，珠胎暗结的她，生下女儿，交了一个又一个男友，他们爱她，也爱屋及乌。只是，始终没能放弃重遇最爱的她，片中连场与自己较真的“对话”

连绵不绝：什么是灵魂？灵魂在人活着时有什么影响？信念是否只存在于宗教？人在什么时候不只是思想，而是看得见思想？在她来回往返的絮语中，跟看戏的我们最有关系的还是那终极一问：我（们）懂得什么才是真实吗？

问题带来的考验，对《冬天的故事》中的皇帝，与身处九十年代的女孩并无差异，所以片中的她，在一场莎剧戏中戏面前会潸然泪下：看到皇后从石像变回真人，后悔不已的皇帝终于明白“失”是出于“不信”，“（复）得”，则是因为“相信”。

而因记错自己地址失去与所爱的人的联系的，何尝不是五年来反复自问，那几天假期发生的，是她一厢情愿，还是两情久长，岂在朝暮？

不信，便重新开始。相反，就相信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。于妥协与坚持中摆荡的女孩，难免不

在帝后的大团圆中投射自身的处境：要当下，还是要未来？

女孩常常说，梦幻比现实真实。但电影中那两位想留住女孩的男性，皆用“现实”作为说词，一个试图用生活，一个试图用宗教。然而，这一切，倒是激起女孩对浪漫的自己有更多想象。

保持信念对她是挑战，看着她这分钟选择跟A君拒绝B君，下一分钟又出尔反尔回到A君身边，其实对观众也不容易。再加上A君要求和她复合，她在脆弱时愿意和他同床，坚强时则不能答允。《冬天的故事》中皇后守得云开，与女孩在“现实”

中的挣扎互为对照，正是想要观众脱离爱情故事的模式思考，什么是现代爱情？

现代，就是生而为人，可以掌握自己的要跟不要，是或不是，去还是留，相信抑或不信，接受还是谢谢可是不能收下。以上的考虑，小至芝麻绿豆，大至命运人生，都是以自我作为依据。但也正因如此，结果与

责任，也必须由“我”全力承担。

然而，矛盾，正是现代人的处境。多少折腾，都是源于对已知的不甘心，对未知的不放心。要在二中选一，必然进退都难。偏偏又不能坐等答案降临。现代人的时钟跑得比什么都快，决定，总被认为是做错了比没有做好。

重看《冬天的故事》，到了女孩在巴士上与失去联络的心上人重逢，我还是为这得成正果的安排红了眼睛。但比终成眷属更打动我的一幕是，女孩在男主角怀中哭了起来，他问她：“你怎么了？”她说：“我是喜极而泣。”这句话被在旁的四岁小女儿听进耳里，识趣的她，走到客厅独自坐到沙发上。外婆见她神态落寞，上前慰问：“你怎么哭了？”小孩的答复是：“我是喜极而泣。”

欢乐不忘哀伤，诚然是喜剧落幕的最佳结语。█

貌似自由，
不见得自在。乍
看很自我，可能
是自私。